

六臣注文選

三

五冊之內

八

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七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

王子淵向注



夫荷旃被毛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善曰雁劭曰不知純絲之

密也贊以為純絲良曰荷負也旃氈也被服也純絲

美

藜藿

五臣本作含

糗

去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善曰

服度曰含音含糗乾食也

太牢牛也言人食藜藿糗飯者不足與說太牢之滋味也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寒賤

已居於蓬茨之下

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
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
至若廣廈之陰廣雅曰

聖主得賢臣頌

夫取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

施普 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大器

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 濟曰亦如賢人於國則不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骨終日矻矻

將之璞 五臣本 清水淬 其鋒越砥斂其銛 善曰

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斷冶

干將二日莫耶郭美二君解詁曰粹作刀鑿也粹子妹切鑿

工練切說文云銛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應

治善鑄劍人也干將劍名樸劍未理者淬謂燒刃令熱漬於

水中也鋒刃也越砥磨石也 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

筆汜畫塗 善曰胡非子曰負長 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

善曰胡非子曰負長 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

如淳曰若以箕掃於泥灑之處
新也犀獸名革皮也箕帚也泥灑也塗塗路也銑曰刺

斷蛟犀忽若以帚掃泥灑之地以刀畫泥中如此則伎離
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也

婁督繩八輪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
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

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

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
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因切

正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上之
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

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
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

尚大策而不進於行旬喘膚汗人極馬倦
向曰御駕也駑劣馬也吻口敝勞策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

馬口勞鞭策而不進行旬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
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及至駕齧膝駑乘去日善

刑法國既亂矣身亦危矣
聖主得賢臣頂

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曰
皆良馬名也駕則曰至故以為名銑曰駑亦駕也王良

執鞞韓哀附輿
善曰張晏曰王良御也廿本云

加其精巧也王良韓哀古善御者輿車也
縱騁馳驚忽如

影作良靡
良曰靡沒也言一良馬良御縱

如歷塊
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

人馬相得也
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

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
論語曰當暑纈絺絺

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
從心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論語曰葛也論語曰狐

貉之厚以居翰曰鬱燠熱也甚也夫服葛衣之涼不若盛暑之甚也夫狐裘之煖不憂至寒

之甚者蓋有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

易海內也五臣本無也字是以嘔吁喻俞受之開寬裕之

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善曰應劭曰嘔喻和悅貌

受謂用賢臣也延接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

人求士者必樹伯迹良曰為仁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

迹也索擇伯霸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

空之隆善曰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

圖空虛濟曰握髮隆盛也餘同善注齊相設庭燎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善曰韓詩外傳曰齊相公設庭燎

聖主得賢臣頌

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相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

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

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

於九九者乎善曰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送而並至

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

車管仲之力也翰注同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

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善曰曰春秋七賢王勞

曰逸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必樂得其賢昔賢者之未

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隙見悃本誠

則上不然其信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進仕不

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良曰賢臣不見信用雖進仕

斥逐又非其過邪臣讒疾已遭是故伊尹勤

鼎俎太公困於鼓

刀百里自鬻鬻子飯生離此患也

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乃

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燎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孟子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呂氏春秋曰審威飯牛車下望相公而悲擊牛角疾歌

同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

見聽進退得關其中任職得行其術翰曰關去

卑辱奧六潔辭而升本朝離疏釋躄而享膏

梁善曰張晏曰奧幽也潔狎也辱汙也如淳曰奧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橋墳按橋以繩為履也國語樂伯請公疾大夫晉悼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於其性難正也向汙

同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悅士

統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執一契舉動所為必合於契然後承命而行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大

聖主得賢臣頌

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上以為諸侯光其祖考傳業故世

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五臣本虎嘯

而谷五臣本風列龍興而致雲氣五臣本無氣字

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首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翰曰君聖然後可見賢臣君

暗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也列清也

蟋蟀俟五臣秋吟浮蟬浮出以陰善曰易通卦驗

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向曰蟋蟀蟬皆蟲也彼時而鳴知陰以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善曰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

曰大人在位之日也統曰初九潛龍勿用今飛在天則時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見之大人則天子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

願天多生賢人於邦良曰皇美也多士謂眾賢也言思美眾賢生於此國

故世平主聖俊

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

齊曰文武文王武王也

稷契臯陶伊尹吊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在

善曰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

聚精會

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篋

五臣作號鐘蓬

門子

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善曰晉灼曰篋音迭篋之篋二十四鐘各有節

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鐘瑣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角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篋為號不得便以迭篋判其音也孫卿子曰弄蠶明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

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龍髯按墮墮黃帝之弓百姓

聖主得賢臣頌

聖主得賢臣頌

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鳥號

良曰聚其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疑德義諧和則雖伯牙操

琴逢門子鸞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

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良曰俟上下

俱欲懼

五臣作歡

然交欣

翰曰上下謂君臣也言君臣相欲也

千載一會論

說無疑

向曰君臣之道不疑雖左

翼乎如鴻毛遇順

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

善曰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

言君臣道合如魚鰲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縱於大川得其性也翼飛疾貌沛大水貌

其得意如此

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濟曰胡曷皆何也

化溢四表橫被

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

良曰化滿四方被于無窮

貢獻土物而萬善必至也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

傾耳而聽已聰翰曰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恩從

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善曰為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具責塞也今已

游昇望得也史記泚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

公作樂優游三年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翔游於四

方則太平之理永充於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

塞充也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善曰莊子曰

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銑曰遵法場境也言

法自然之道致心恬淡之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

下正也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

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濟曰雍容閑和貌言天子

靜思乃閑和垂衣拱手天下自治祿福萬年也永長也何

必偃仰詔信作屈申若彭祖嘔吁噓虛呼吸如喬

松眇然絕俗離世哉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

能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

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

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

母石室中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大道壽考無疆永永

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絕於俗離於

人出世哉言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

不足尚也寧也向曰濟濟盛貌多士眾賢也寧安也言此

聖主得賢臣頌

趙充國頌

揚雄即充國

揚子雲

所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

西羌反翰曰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罷廣大其德奄有諸

羌而猖狂背叛侵於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

六師是討是震

音真協韻 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

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 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

充國為後軍將軍故曰後將軍惟辭 既臨其域喻 善曰酒泉

以威德

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欲以威信招降

人之域宣喻天子威德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善曰酒泉

以示之欲令其降也 國屯田非便不如擊之論語識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 銑

曰有守謂酒泉太守卒武賢也奏宣帝請擊罕开帝使與充

國共討之充國喻之使降賢謂充國曰喻其使降 請奮其

不勝擊之故云弗克克勝也矜功自說有能也 旃于罕之羌 善曰章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

請震其兵眾以擊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善曰應劭曰宣

之奮震旃眾也 營平守節即屢奏封章 善曰漢書曰充國

罕于於鮮水 營平守節即屢奏封章 善曰漢書曰充國

旃于於鮮水 營平守節即屢奏封章 善曰漢書曰充國

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良曰守節謂 料敵制勝

守中勇也屢奏封章謂頻進表言勝捷之事也 威謀靡元 善曰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

元拒也言計其前敵制勝 遂克西戎還師于京 善

否其兵威深謀不可拒當也 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二萬一千

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翰曰克勝也 鬼方

賓服罔有不庭 善曰毛詩曰內巽于中國覃及鬼方毛

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向曰 昔周之

鬼方謂遠方也罔無也言無有不臣伏於帝庭也 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善曰周宣王

也方謂周卿士方叔也虎召穆公名詩小雅云方叔莅止其

車三千大雅云王命召虎或辟四方美其賢有中興之功可

以為天下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栢栢亦紹厥

儀則也 善曰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

後 五臣本作緒 善曰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

武王曰勗哉天子尚栢栢 良曰時漢室稍至陵遲及宣

善曰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

武王曰勗哉天子尚栢栢 良曰時漢室稍至陵遲及宣

武王曰勗哉天子尚栢栢 良曰時漢室稍至陵遲及宣

武王曰勗哉天子尚栢栢 良曰時漢室稍至陵遲及宣

武王曰勗哉天子尚栢栢 良曰時漢室稍至陵遲及宣

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赴赴栢栢武貌也班固贊美宣帝
比德殷宗周宣之主故充國亦可以紹周宣之臣也

出師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
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
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
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
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
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岾出師頌而流別集及
集林又載岾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
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
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
前出史岾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岾明帝之時
已云前出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
史岾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
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
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
兄元舅則騭也 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

趙充國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

向曰茫茫廣
大貌祚福也

攸贊

五臣本作讚
曰兆始也攸所也

五曜宵

五臣
作宵

皇運來授萬寶增煥

五臣本無皇運來授萬寶增煥兩
句 善曰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

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
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
後人至蛇所有一媪夜哭人問媪媪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
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濟曰五曜五星也宵夜也歎則
哭也餘 歷紀十一天命中易 善曰漢書曰漢起元高祖
征同 二世也 西零不順東夷遘逆 善曰西零即先零也 濟
良任同

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善曰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
向曰上將鄧騭也授謂天子授與

栢栢上將寔天所啓

善曰栢栢武貌也左氏
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

之也雄戟
兵器也

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銑曰寔允文允武明詩悅禮

實啓開也言實天所開其忠勇也 憲章百揆為

世作楷 善曰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

昔在孟津惟師尚父 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師

區字 善曰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

蒼生更始朔風變律 善曰蒼生猶

破紂軍天下以定 善曰蒼生猶

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

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

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

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

亡 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便利下人去紂

暴虐之理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化於南楚

也言王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

風廣也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

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斂褰澤

露遐荒功銘鼎鉉 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

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 銑曰言太公

薄伐詩人尚以為艱難而况乎鄧騭至遠邊鼓旗不捨宣帝

鼎打也乃著述人通言之 我出我師于彼西疆 善曰毛

出我車于彼牧矣 向曰我出謂鄧騭 天子餞我路車

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善曰同翰注 伯長也鄧騭安

帝長舅也詩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介

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也 介

珪既削列壤酬勲 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

也言將封騰為諸侯也
列壤謂分土也勳功也
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也
上郡謂騰所封也
傳子傳孫顯顯令問善曰毛詩曰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翰曰令善也人有積善則天下相問者皆稱其善故曰令問也

酒德頌

劉伯倫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靈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

德頌為建威參軍卒以壽終向任同

有大人先生向曰假為辭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

日月為高牖八荒為庭衢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日也萬歲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善曰老子曰門也八荒八方也

之期為少時也高牖馬融琴賦曰遊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

酒德頌

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良曰如止則操卮執觚姑動

則挈榼提壺善曰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唯酒

是務焉知其餘翰曰專於飲酒有貴介公子搢紳

處士善曰左氏傳曰伯州犂謂鄭白圭頌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

生之略術臣贊曰縉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向曰介大也搢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聞

吾風聲議其所以銑曰吾則先生自稱也言公子處士風聞我好酒之聲議論我所以得失

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

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善曰

良曰此公子處士怒先生好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善曰

於是方捧嬰危善曰劉承槽五臣街杯作盃激醪善曰劉

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君若贊旒濟曰說禮經法先生

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 翰曰先奮驎其路

生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 醪濁酒也 奮驎其路

據枕翹藉藉 善曰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藉

箕踞 銑曰奮動踊鬚也 踞踞展足倚據而坐也 藉鋪也言動鬚展足倚據而坐旋復枕翹鋪藉而卧也 無思

無慮其樂陶陶 善曰毛詩曰君子陶陶 兀然而醉豁

五臣 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臣

見泰山之形不覺見寒暑之切肌利 欲之感

情 善曰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 俯觀萬物

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 五臣本 萍 善曰爾雅曰擾擾

也 向曰言見萬物如 二豪侍側焉如螺 果贏力之

與蝨 名 蝨 音靈 善曰二豪公子處士也 隨已而化類螺

與蝨

我父則肖之矣速哉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蝨蝨桑蟲也
也螟蠃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
之祝曰類我父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
之化疾也 向曰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螟蠃蝨蝨彼小蟲也
言此二人待我之側何如此
蟲言見之微小也焉何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鄧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

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

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縮

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

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
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大僕汝陰文侯沛
夏侯嬰丞相穎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
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
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
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
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
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
定天下安社稷者也五臣無此序頌曰
五帝五臣作宇宙上塲楚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

五臣作

兵九服徘徊三靈改卜

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塲下黷言亂常也塲不清

俗之貌也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媾也波振塵飛以喻亂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期交錯同端翰曰茫茫茫茫遠貌塲垢黷濁也並言天下昏亂垢濁也波振塵飛謂不息四海五岳九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之

矣高祖肇載天祿

善曰尚書曰天祿永終向曰赫盛肇始載軍

飛名帝錄

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尚書璇璣錄孔子曰五帝

祖中陽里人故云中鄉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識如預飛名在其上善曰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也
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令歷運為周木德所授也雲瑞雲也皇階胃

善曰虎嘯而谷風至薄言也
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謂天
也泗濱謂高祖嘗為泗水亭

雲書聚素靈夜哭

善曰呂后求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也
祖紀老嫗哭所殺白蛇詳見出師

金精仍頽朱光以渥

善曰漢

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樂陽兩金以為端又作
吳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萬邦宅心駿民

五臣作

效足

善曰

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駟不常一步應良
而效足 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之德常居

堂堂蕭公王跡是因

善曰蕭何為丞
相故曰公論語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向曰此蕭何也
至成與貌言高祖因之而升帝位也王者天子之通稱

漢高祖功臣頌

敵后無競惟人

善曰毛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銑曰綢繆親密兒敵聖后君也聖君則

高祖也惟辭也言其無侵競於
人能安而悅之也謂留在秦

外濟六師內撫三秦

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向守關中漢王數失軍向常與關
中卒柳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程

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濟曰六師六軍也高祖留向守關
中聚糧以給關外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高祖封秦三將為

王王秦中故
謂之三秦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

善曰漢書曰何進韓
信漢三以為大將

點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
姓尚書曰各絲萬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拔韓信為將遂平天下行其德

體國重制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答
循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翰曰能曲
約法三章使君臣上下和穆
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

弟一故曰名蓋也何為羣也善曰論語曰貧平陽樂道在變則通善曰論

而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銑曰此謂曹參也爰淵善曰論語曰貧

爰嘿有此武功善曰莊子曰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善曰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善曰漢書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

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謂

者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翰曰協合也亞次也

餘同善注文成作師通幽洞冥善曰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

也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向曰此謂張

良也凡不言姓名皆所封邑名及號謚也餘皆類此良自言

謂受兵法於黃石公也永言配命因心則靈善曰毛詩曰永

漢高祖功臣頌

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文王因心則友銑曰

言配合天命籌策因心而出則如神靈無不必良曰

觀化望影五臣揣情鬼無隱謀物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淵

鬼谷子曰測深揣情良曰言其觀式

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萬物亦莫能逃形也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易動以利今持重寶心秦將果

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

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

謀下邑善曰漢書曰董

我計撓楚權者良曰前箸以籌之漢王

與共功者良曰九急使韓信可屬大

向汪尚

同

復曰善

復撓而從之

欲自立為齊王

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

銑曰其恭教也餘注同善

風五侯允集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

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

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

傳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

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

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

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濟曰羽死烏江而董翳

揚喜馬童呂勝楊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高祖乃封五人為

列侯是謂五侯允信

集至也餘同善注

樂良曰霸楚謂項羽也寔實也喪亡也皇大也

凱入謂戰勝凱歌而還其國言漢勝而入其國也

怡顏高

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

善曰史記良曰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

也怡和弭止戢藏也言良和頰高覽神仙之事退歸靜理如

黃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也曲區逆遇

深善曰西京實曰大雅宏達論語子曰好謀

而成向曰此謂陳平也宏達通也

跡是尋重玄之匪奧九地匪沈

常好道術玄理也

也言平妙知天道地理則天地非為深沈也

匪非奧深

伐謀先兆

擠濟響音于音

善曰言將伐其謀先兆

奇謀六奮嘉聲四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鷓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

而響過其響者也良曰言將伐敵其謀策已先見其始事

凡響出於音故須音響相濟也亦如

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

迴善曰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宋仲

子法言注曰張良為高祖畫策六陳平用奇策四皆權謀

漢高祖功臣頌

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憑也
向曰平自定天下凡六出奇計奮出也四迴謂迴轉於天下
規主以足離項子懷善曰漢書曰淮陰侯破四方也
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悟乃厚遇齊使音義曰躡謂平躡漢王足也
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宋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
大王指數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向曰規
格人乃謝楚翼翼是摧善曰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謝病去楚而楚
韓王窘執胡馬洞開善曰漢書曰人有羽翼實已摧折
韓王窘執胡馬洞開善曰漢書曰人有反陳平曰陛下第出為遊雲夢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
毛萇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出濟曰胡馬即匈奴也洞通
迎文以謀哭五臣本高以哀善曰漢書也餘同善注
迎文以謀哭五臣本高以哀善曰漢書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良注同灼灼淮陰靈

漢高祖功臣頌

武冠世

翰曰此謂韓信也灼灼盛烈烈貌也言其靈武為世之首

策出無方思入

神契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季成碑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契

奮臂雲興騰跡虎噬 銑曰奮振也言其心也入猶與也

奮臂雲興騰跡虎噬

勇疾如雲起猛烈若也契合也

勇疾如雲起猛烈若也契合也

陵險必夷摧剛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也摧敗堅陳則如脆矣夷平也

筆謀漢濱還定渭表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也摧敗堅陳則如脆矣夷平也

筆謀漢濱還定渭表

善曰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良曰肇始也漢濱謂項羽封高祖為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中還定秦地渭水名在秦故也濱表謂水

京索各既扼引師北討

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

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

濟河夷魏登

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

濟河夷魏登

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

濟河夷魏登

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

濟河夷魏登

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

山滅趙

善曰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

鑿在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

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向注

威亮火列作烈勢踰風掃善曰孫子曰兵以詐立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

之法也銑曰亮信踰過也言其威武信為猛烈破敵之勢過於風掃

拾代如遺偃齊猶草善曰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闕與李奇曰代

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

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二州肅濟曰破代齊二國如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

清四邦咸舉善曰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乃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良注同

眷北燕遂表東海善曰漢書曰信用廣武君楚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

漢高祖功臣

于漢王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左氏傳王使劉

定公賜齊侯命曰世昨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翰曰眷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甲休兵然後可

也遂表東海謂立為齊王也東海齊地也表猶立也克滅龍且余爰取其旅善

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淮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車半渡擊龍

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

向曰龍且項羽將也信既勝滅之劉項懸命人謀是與於是盡取其眾爰於也旅眾也

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善同銑注銑曰蒯通知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故云

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反漢為楚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戰故歸漢漢授我上將軍言

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已之功推高祖之德蒯通所說絕楚王彭越觀時攷迹善曰蒯通

之望彭越觀時攷迹善曰蒯通

爾鷹揚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殺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濟曰韜藏匿隱也陳涉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聞且待之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

後高祖擊昌邑越乃助之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冀爾鷹揚言其勇志疾速如鳥翼之飛若鷹之擊揚

威凌

善曰漢書曰漢

五臣**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

善曰漢書曰漢

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

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理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良曰楚域謂項王也

翰曰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為梁王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言如舊之有也

列黥布眈眈其眄

五臣作眈音麵善曰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

易曰虎視眈眈向曰凡有姓名則注不重言也或唯言其名則注重說餘類此烈烈猛也眈眈虎視貌此於虎言猛也

名冠彊楚鋒猶駭電

善曰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眾

銑曰初布為項羽將功冠諸侯其鋒銳勇急如雷電之驚也彊楚謂項羽也

主革面

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二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濟曰言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蟬蛻去其殼也

彼梟風翻為我弱

善曰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良曰肇始也彼謂項羽也梟惡鳥也我謂漢也言始在項羽處沐梟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為漢助也弱助也

天命方輯王

善曰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為淮南王

矯二雄至于垓下

善曰二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列兵來

在東夏

善曰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為淮南王

元凶既夷寵祿

善曰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為淮南王

元凶既夷寵祿

善曰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為淮南王

來假

善曰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罹各慝銑曰元凶則項羽也夷平也假至也

保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保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

業高祖功臣項

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齊曰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言張布謀及不善之道卒見其禍矣保安祚福孰誰臧善也

耳之賢有聲梁魏善曰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之母已忘為客毛詩曰文王有聲

士也罔極自詒五臣曰從貝伊魏善曰漢書曰張

伊魏善曰漢書曰張

良曰賢譽也謂高祖微時素聞其賢

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感詒音怡翰曰此言陳餘交不固也罔無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魏也貽遺伊

其俯思舊恩仰察五緯善曰漢書曰漢王與我有故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遂歸漢此思舊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

脫跡違

難坡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

難坡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善曰漢書曰漢

難坡立耳謁漢工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

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泊至也言耳在馳披

冒叢榛之路來至秦中高祖遣耳與韓信擊趙是為改策

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於泚水上是

悴葉更輝五臣作擢

枯條

報辱也趙冀州分野故曰北冀

以肄善曰以木為箭也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萇詩傳

矣而高祖厚遇之是謂

王信韓薛宅土開疆我圖

才越遷晉陽善曰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薛孫也

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

盧紹自微婉變我皇

善曰漢書曰高祖與紹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孝哀紀

曰婉變董公惟亮天工向曰紹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

及貴紹出入帝卧内婉

跨功踰德祚爾輝章善曰漢書曰羣臣知

變相親貌我皇高祖也

上欲王縮皆曰縮可王上乃立縮為燕王章印章也 銑曰

跨度踰過祚福爾汝也言其功則所封士爵已過其德蓋上

心所惠故福汝 人之貪禍寧為亂亡 善曰漢書曰高祖

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

道謂縮為叛 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

忠賢 善曰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

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郟上以

銷有功武關故德芮徒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

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銷呼玄切酈持益切 良注同善

肅肅荆王董我王軍 善曰漢書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

擊楚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

我圖四方殺薦其勲 善曰漢書曰漢王追

項籍至固陵賈使人

分往踐厥宇大啟淮瀆 善曰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

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

痛親作 五臣 勞舊曰楚是

美高祖功臣頌

立晉為荆王王維東毛詩曰鋪躬淮瀆 銑曰庸用祚福也

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

地而為荆國也 濟曰厥其字居也言往踐其 安國違親

荆國之居也啓開也惟水各在荆地瀆水瀆也

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

固之 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實軍中陵

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

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

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良曰

此則恐其子事王懷二心 淑人君子寔邦之基 善

故自殺可謂明且慈也 淑人君子寔邦之基 善

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翰曰

寔寔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國之

形於色憤發于 五臣 辭王亡與亡末命曰

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

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

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漢書

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

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

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

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

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

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

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

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曰高祖既崩呂后欲廢絕漢祚將封呂氏王陵曰昔高帝云
非劉氏不王也呂后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也言其
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王云與亡也守其遺命不封呂氏
可謂末命
絳侯質木多略實言
善曰漢書曰周勃為人
是期也
木強敦厚論語摘輔象

曰子然公順多略 銑曰
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
曾是忠勇惟帝收歎
善曰漢書曰周勃為人
善曰漢書曰周勃為人

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
安劉氏者必勃也 濟注同
雲鷲靈丘景逸上蘭乎
善曰漢書曰陳絳反勃復擊絳靈丘

代禽豨奄有燕韓
善曰漢書曰陳絳反勃復擊絳靈丘
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縮反

勃破縮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 良曰
驚馳逸疾也雲馳景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也
寧亂以

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
善曰漢書曰高
后崩呂產秉權

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相子謂范宣子曰夫
剋亂在權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
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
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閭闔方坐紫宮

實惟太尉劉宗以安
善曰漢書曰惠帝以勃為太尉
向曰惟是也時勃為太尉也劉宗

漢也 **挾功震主自古所難**
善曰漢書勃通說韓信曰功
略震王者身危 銑曰挾懷

也言其懷挾定社稷之功 **動耀**
五臣作耀 **上代身終下藩**
銑曰挾懷

震動君主自古所難為也 善曰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乃免飛
就國葬 濟曰勲功也言勃免相國出於下藩而葬也

之國曰下藩即 **舞陽道迎延帝幽薨**
善曰漢書曰項羽在鴻門
指竄迹幽薨 良曰此謂樊噲也初噲曾在沛蕭
立為沛公高祖嘗在澤中游故曰延帝幽薨也

也 **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

顏請項掩淚寤主
善曰漢書曰項羽在鴻門
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往

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
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亞
詔戶者無得入羣臣會乃排闥直入流涕曰以
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事

文四七

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摠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若 翰向注同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 善曰漢書曰鄧

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銳曰此謂鄧商也兄謂食其言其因食其乃進用於高祖也初陳勝起兵商以數千眾屬高祖略地故云俾率爾徒從王于征也俾使爾使徒眾也

振威龍蛇 五臣作 據武壙城六師寔是因克荼禽

鯨 善曰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蛇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鯨布兩陣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斬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 濟曰龍脫地名壙城垣壙也據猶用也寔是克勝禽殺也餘

猗歟汝陰綽綽有裕 善曰毛詩曰猗歟那歟又同善注

戎軒肇跡荷策來附 善曰漢書曰綽裕言其才器寬也 翰曰戎軒兵車也肇始荷負也謂高祖初起時以嬰為太僕嘗奉車故云始跡也負策謂負鞭

良曰此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裕言其才器寬也

策以奉事也來 附謂附也

城有謀 去聲協韻 善曰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嬰常收載行而擁樹馳曾灼曰今京師謂拘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入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請徐行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 向曰馬煩謂馬疲也殆壞也釋捨也皇諸太子也則孝惠帝也時是又安也平城地名向行

穎陰銳敏屢為軍鋒 良曰此謂灌嬰也銳精也

戈東城禽項定功 善曰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 銳注

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 善曰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羣臣安矣 濟曰言嬰乘其風勢假藉聲響乃渡江破吳都定豫

勳元帥是承 善曰漢書曰傳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 翰曰此謂傳寬也勳

陽陵之

陽陵之

陽陵之

陽陵之

陽陵之

陽陵之

陽陵之

陽陵之

也元大也大師謂曹參也言承奉信武薄伐揚節江陵

夷王殄國俾亂作懲善曰漢書曰斬歙別定江陵身得

擊項羽別定江陵也江陵郡名薄伐謂以義伐敵克之易也

江陵禽其王盡得其國使亂者止也恢恢廣野誕節令

圖進謁嘉謀退守五臣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

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善曰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

塞成阜之險村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侯刑制之勢則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

陳湯誕節救在三折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

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翰曰此謂酈食其也恢恢大也

誕大節度令善圖謀也向曰名都謂滎陽也食其勸高祖

急收滎陽是也濟曰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飛狐之

口據敖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塞名也敖庾倉名二塗

山名規守輜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

即就也善曰漢書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王田

幸廣以為然罷歷下兵守備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

齊王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乃身食其銑曰

輜軒輜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載則徂往也言漢之威風

則往矣云云同善注雖身死于齊非說不善之罪也我皇是念言祚爾孤

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其子為高梁侯翰曰我皇

謂高祖也寔實祚福爾汝也言高祖實念其功封子於為高

梁侯此蓋福建信委輅被褐獻寶善曰漢書婁敬

及其孤也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

曰臣願見之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

謂婁敬也委棄也輅庶車也婁敬本為輅車者乃棄指明

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繇役夫還京定都聲

類曰銓所以稱柔遠鎮適是敬攸考善曰毛詩曰柔遠能迓以定我

王爾雅曰考成也濟曰安抑抑陸生知言豆之貫善曰毛詩曰

鎮遠近實敬之所考定也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

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

陸賈也抑抑昂藏貌言往制勁越來訪皇漢善曰漢書

賈善為言說也賈通也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卒拜

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

翰曰制約也勁疆也皇大也高祖使賈往約南越王尉佗而

賜之印初尉佗見賈頗有驕傲賈與之言尉佗蹶然而起謝

賈稱臣受漢約而來附會平勃夷凶翦亂善曰漢書曰

歸漢之德也訪歸也氏陳平忠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

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

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懷及誅呂氏

賈頗有力焉良曰平謂陳平勃謂周勃會猶接也謂其能

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接於陳周之間所謂伊人邦家

矣夷平翦伐也謂與陳周誅呂氏也

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已之子

之彥之彥方班固漢書王尊贊曰尊實赴赴邦家之彥

向曰伊辭也伊人猶**百王**之極舊章靡存善曰班固漢

言此人也彥美也**百王**之極舊章靡存善曰班固漢

言漢承白王徹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存者通乃復脩之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明曰

昏暗也**穆穆帝典**言其制禮儀下敬而上尊各有分也肅敬也

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善曰漢書叔孫通

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

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

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

闕而不肅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

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無知叡敏獨昭**五臣

與三代同盛而法流**奇跡察侔**於後嗣昆猶嗣也

於後嗣昆猶嗣也**奇跡察侔**於後嗣昆猶嗣也

善高祖功臣

蕭相貺同師錫

善曰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俸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

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也此謂魏無知也

舉也言其明達獨有奇跡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信而天下定慶同堯時眾舉舜而洪水理書云師錫帝

曰有鯁在 隨河辯達因資於敵紂五臣作舒 漢披楚唯

生之績善曰漢書漢王曰孰為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

使之注說布布歸漢毛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 銳曰黥布本屬項羽則漢之敵也而何說之皆項羽而歸漢乃定天

下是因資於敵也舒成也披毀也楚則項羽 皤皤善曰漢書曰漢王南

謀我平陰二軍縞素天下歸心善曰漢書曰漢王南

城二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王二軍之眾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

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向曰此謂新成三老董公也

貌老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

奴教 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

善曰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

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大

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 良曰秀朗謂

賢明也沈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 向曰袁生謂高祖

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分兵相救而楚威權自然撓也

人旆旗也南派謂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

深大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 紀信誑項軻以 軒是乘

也說遠也惟人猶此人也 赴節即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

風興善注同翰 翰曰項羽急攻榮陽漢計無所出紀信

詐為高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軻軒輕車也攝齋攝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恐也言其

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五臣周苛慷慨作慨心若懷

冰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善曰漢書

曰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楚破榮陽欲

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其苛良

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也貞軌偕没亮跡雙升帝疇

爾庸後嗣是膺善曰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義陳

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

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

將軍從定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

晏同誤也向曰軌跡亮信升高疇誰庸用膺當也言紀信

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

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

襄平侯周苛子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

成爲高平侯五臣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

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是謂平國寵

命有輝善曰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漢書曰漢遣陸

公媪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媪母別

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辭

士所居頃國故號平國君銑曰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並

為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父母

皆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

七

冰

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其苛

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

爾庸後嗣是膺

將軍從定

晏同誤也

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

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

襄平侯周苛子

成爲高平侯

命有輝

公媪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媪母別

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辭

士所居頃國故號平國君

為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父母

皆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

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媪謂高祖母也

女老曰媪此上三十一人

浪畢此下惚述其事也

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

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

冰

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其苛

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

爾庸後嗣是膺

將軍從定

晏同誤也

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

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

襄平侯周苛子

成爲高平侯

命有輝

公媪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媪母別

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辭

士所居頃國故號平國君

為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父母

皆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

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媪謂高祖母也

女老曰媪此上三十一人

浪畢此下惚述其事也

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

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

冰

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其苛

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

爾庸後嗣是膺

將軍從定

晏同誤也

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

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

襄平侯周苛子

成爲高平侯

命有輝

公媪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媪母別

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辭

士所居頃國故號平國君

為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父母

皆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

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媪謂高祖母也

女老曰媪此上三十一人

浪畢此下惚述其事也

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

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

冰

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其苛

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

爾庸後嗣是膺

將軍從定

晏同誤也

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

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

襄平侯周苛子

成爲高平侯

命有輝

公媪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媪母別

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辭

士所居頃國故號平國君

為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父母

皆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

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媪謂高祖母也

女老曰媪此上三十一人

浪畢此下惚述其事也

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

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

冰

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其苛

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

爾庸後嗣是膺

將軍從定

晏同誤也

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

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

襄平侯周苛子

成爲高平侯

命有輝

公媪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媪母別

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辭

士所居頃國故號平國君

為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父母

皆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

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媪謂高祖母也

女老曰媪此上三十一人

浪畢此下惚述其事也

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

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

冰

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其苛

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

爾庸後嗣是膺

將軍從定

晏同誤也

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

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

襄平侯周苛子

成爲高平侯

命有輝

公媪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媪母別

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辭

士所居頃國故號平國君

為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父母

皆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

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媪謂高祖母也

女老曰媪此上三十一人

浪畢此下惚述其事也

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

成功亦須眾賢成之也韶護錯音袞龍比象善曰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

之吉服享先王即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良曰韶舜樂名護湯樂名錯雜也天下既平功成

作樂之義也袞龍服王者之服也比象者諸色備也謂高祖居尊位禮儀也明明衆哲同濟

天網五臣作網善曰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向曰同濟天網謂同濟

網紀網羅也善曰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也鑑謂之鏡

曰宣猶用也鑿鏡則明也言羣臣如用劍之利以斷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照察事理也文武四充漢

祚克廣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向曰眾賢文武之道四

方充滿故漢祚能廣也克能也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 并序

漢高祖功臣

夏侯孝若善注同銑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

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善曰漢書曰

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良曰朔為太中大夫魏建安

中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二年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翰曰建安年號也

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善曰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向曰又為樂陵郡

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環瑋博達思

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五臣也故薄游

以取位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

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銑曰濁世謂武帝奢侈無度也故薄游以取下

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善曰論語

事人解朝曰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向曰苟出謂目隨其

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善曰家語南

宮叔曰孔子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善曰班固

漢書贊曰

其道而穢其跡善曰班固

清其質而濁善曰班固

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善曰禮記孔

子曰禮記孔

若乃遠心曠

度瞻智宏材善曰揚子雲解朝曰雖其人之

物觸類多能善曰史記曰曾仲連好奇偉叔儻之畫策左

贊以知來善曰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

陰陽圖緯之學百家眾流之論善曰左氏傳曰

自二墳五典八索九丘

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善

謂圖識天文也

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漢書曰陰陽家流者

出於義和之官圖何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尤明圖緯

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

東方朔畫贊

羣也 鈞曰質謂天性文謂外飾亦所以亂

俗而隱也 向曰弛張猶衰榮也羣道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朝穢德似隱 向曰

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銑曰：嗑吸謂吹飲也。中和謂真氣也。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得其清氣，皆言養形存神也。蟬蛻龍變，棄俗登仙。善曰：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濟曰：蟬蛻謂脫殼，出其身龍變，謂解其骨而騰形，棄俗登仙有。神交五臣造化靈為星辰。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

為與化消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向注同。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

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善曰：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良

曰：忽恍謂幽微也。僕自京都言歸定省。善曰：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

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五臣作象。善曰：楚辭曰：馮翼遺像

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

辭曰：既然而有懷，乃作頌焉。銑曰：道遙謂徘徊也。祠宇亦其廟也。翰曰：慨然猶悵然也。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善曰：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向曰：矯矯，高貌。肥，猶退不終否。

進亦不避榮。善曰：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銑曰：退無愠色，故不終否。謂志不

臨世濯足希古振纓。善曰：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也。濯我足，良曰：臨世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濕而

無滓既濁能清。善曰：論語：子曰：濯而不緇，老子曰：孰能也。言隨時清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也。

而徐盈。翰曰：涅黑泥也。滓穢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涅中而無穢汚，外行則濁中志能清也。無滓伊

大人夏延澤

何高明克柔善曰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克能也疊上句以自問無滓穢惟何也則

高明能為柔道能清伊何視汗若浮善曰班固東方朔述曰懷

此亦疊上辭也言其視濁汗之埋若清也謂不以爲恥也浮猶清也樂在五臣作必行處

儉五臣作倫罔憂善曰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鐵曰處

罔無跨世陵時遠蹈獨游向曰跨越也瞻望往代爰

想遐蹤善曰莊子曰孔子見老先生其道猶龍善曰莊子曰孔子見老

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台而成體散而成

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嚼子有何規於老

跡也良曰言甚思往代之事於是想朔遠跡也爰於也蹤

染迹五臣作跡朝隱善曰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而不同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

曰君子和而不同良曰染近於俗栖遲下位聊以從

容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下

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濟曰下位謂

朔爲太中大夫也我來自東言適茲邑善曰茲邑謂樂陵也毛

敬問墟墳善曰王仲宣贈蔡人存原隰善曰王仲宣贈蔡

墟墓徒存精靈永善曰王仲宣贈蔡

戰良曰戰民思其軌祠宇斯立翰曰下人思其軌徘徊

徊寺寢遺像在圖向曰寺司也言其有官周旋五臣

祠宇庭序荒蕪善曰爾雅曰東西廂曰序攘棟傾落

草萊弗除善曰呂氏春秋曰農夫弗肅肅先生豈焉

是居濟曰肅肅清貌是居弗形悠悠我情五臣本

昔在有德罔不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翰曰言不

見朔真形使我悠悠遠思也精猶思也

遺靈向曰自古有德之人無不遺其神靈以示後代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

可明銑曰秩次也言天下之次序有祭祀之禮則神監其忠信甚也彷彿五臣作風塵用垂頌聲良曰言髮髯聞其聲也

垂頌聲也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

善注同濟濟曰檀道鸞晉陽春序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能

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善曰

曰古者同大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以其然則三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

東方朔畫贊

五迭隆歷世承基

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

戈文德之與武功

善曰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

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

善曰鄧析子曰聖人道遙一世間字

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

善曰尚書曰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

跡有優劣

五臣本跡字上有且字善曰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代不同孝經鈞命決曰

至於體分真良曰遭離猶逢遇也

言揖讓于戈所遇時亦不同而跡有優劣也

良曰遭離猶逢遇也

固道契不墜風美

五臣作靡

所崩訓革千載其揆一

也

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去君頌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曰至於為君之體為臣之分真應之理堅固道合之義不墜也皆風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理天下

振革改故二八升而唐朝五臣作堯盛伊呂用而湯武

寧

善注同銑銑曰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三賢進而

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

善曰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

魏武子司空季子向曰三賢謂管仲鮑叔牙隰朋也小白齊相公名良曰五臣謂趙衰先軫魏武子賈佗狐偃也重耳

晉文公名也中古凌作陵遲斯道替矣翰曰替發也居上者不

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

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

三國名臣序贊

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若也下臣也向曰謂私行請託以求其官榮

翰曰圓天也謂君也言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向曰方地也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詐謀而求榮也

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漢

審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二黜接輿以之行

連以之赴海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

知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之論語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辭

隱於海上衰世之中保持名五臣作明節節

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善

樂保名節論語曰君子之德與天合符也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於

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卿

向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

三

樂則千載無一驥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向曰伯樂善相馬者驥良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年不得一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無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人知也

為貴善曰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頭額頰也漢書上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也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二者人之傑也統

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不得盡其忠

善曰蕭曹謂蕭何曹參也三代夏殷周君務靜亂無勲於行又制子

百姓不失其業善曰蕭曹謂蕭何曹參也三代夏殷周君務靜亂無勲於行又制子

靜亂庶人抑亦其次善曰蕭曹謂蕭何曹參也三代夏殷周君務靜亂無勲於行又制子

不如語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

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

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善曰論語子

故有道無時乎所以咨嗟

生所以垂泣善曰孟子曰齊人有言唯

夫萬歲一期有

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

下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

之君也

臣也

隱也恐遇害也

法教垂其禮制故尚語不尚默也

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出出可與之臣不高一以不出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平時為難也銑曰遭平時亦不足為難逢遇明君是故有道無時乎所以咨嗟為難也

也翰曰有生謂生人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

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為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向曰嘉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銑曰慨歎也克

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濟曰志謂三國志也考

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

五臣無也字良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

心善曰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向曰魏臣荀彧字文若也

則民方涂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善曰尚書曰有夏昏德民隊塗炭

向曰天下禍亂人如在塗泥炭火之中言文若所處則不過魏武帝也

故委面霸朝銑曰委質比面以事魏朝舉才不以標鑒故父之而後顯

三國名臣序贊

濟曰言或舉賢良用之於朝不自出標鑒為已明鑒故父而益明也

等壽畫不以要功故事

至而後定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畫等策不貪為已功故有事至其所主而後定也雖云身

明順識亦高矣向曰或有直言於太祖太祖恨之欲藥而死是云身也欲匡漢故云明順也

董卓之亂神器遷偏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向曰神器帝位也

卓偏遷獻帝於長安也

公達慨然志在致命善曰論語子張帝危故志在致其命以匡漢室也由斯而談

存名節向曰言荀攸存其名節也至如身為漢隸而咏

源流趣五臣作取舍其亦文若

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教有寄乎善曰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也教之地也良曰源流謂本也取本

之死矣而收則存焉且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言名教忠

貞寄在此 夫仁義不可五臣本不明則時宗舉其致

善曰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向曰宗尊也致理

也言仁義既明則時以尊舉其妙理慕而行之謂荀或 生

理不可五臣本不全故達識攝其契善曰鶴鶴賦曰

銑曰攝行契義也言全生以臣 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時難故達識君子行其義事也 良曰言 崔生高朗折

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而而不撓善曰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

二荀相與廣此臣道豈不深遠哉弘廣也 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王當陽魏后

北面者哉善曰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上

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於陽之

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

三漢所以策名入仕蓋為漢士當位魏君北面為臣不然

則不苟求於魏氏也霸朝謂漢也陽君位也后謂君也 若

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五臣本不與魏

武所有以字 不容善曰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璽符代王

易位謂魏武欲取漢位也崔子不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琰

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不許而魏武所不念谷者也

與許 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

全身亦所以亡身善曰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

義人之本故曰全身今或以義見禍是所 然而先賢玉摧

於前來哲攘袂於後立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

物五臣本者乎善曰漢書公孫瓚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

見云如王之摧碎也來哲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怒又

以亡矣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心而名教均束使至於

也此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向曰蜀相諸葛亮字孔明也盤桓未進時也俟待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

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

入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

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誅謗先帝於是發立為庶人徙汶山

郡聞諸葛亮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袵矣左氏傳聾子曰善為

國者賞不濫而刑不監銑曰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

謂亮死國人皆泣也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及其臨終顧託五臣本受

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五臣之無懼

色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

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

皇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遺詔輔佐後主先

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又無懼色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

后先主也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

武侯亮也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

臣之際良可詠矣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

也此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

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向曰蜀相諸

葛亮字孔明也盤桓未進時也俟待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

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

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

入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

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誅謗先帝於是發立為庶人徙汶山

郡聞諸葛亮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袵矣左氏傳聾子曰善為

國者賞不濫而刑不監銑曰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

謂亮死國人皆泣也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及其臨終顧託五臣本受

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五臣之無懼

色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

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

皇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遺詔輔佐後主先

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又無懼色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

也此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

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向曰蜀相諸

葛亮字孔明也盤桓未進時也俟待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

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

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

入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

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誅謗先帝於是發立為庶人徙汶山

郡聞諸葛亮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袵矣左氏傳聾子曰善為

國者賞不濫而刑不監銑曰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

謂亮死國人皆泣也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及其臨終顧託五臣本受

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五臣之無懼

色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

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

皇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遺詔輔佐後主先

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又無懼色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

善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哥策也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赤壁惜其齡促志

江陵江口山名謂瑜將兵破曹公軍於赤壁

未可量善曰吳志曰瑜還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

也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善曰吳謂輔佐立計策也

戴天子向曰孫策臨終以弟權託於昭昭率羣臣立而輔之權悲哭未視事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感以

神情所涉豈徒寒慄各而

已哉善曰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臣無蹇蹇之節而有任賢之言字

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善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緡蕃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緡疾不朝權

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寢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

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向同善注夫一人之身所照

五臣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沈跡溝

壑遇與不遇者乎善曰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跡中鄉孟子

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揚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向曰初昭之用也委以內外文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此譏辱此則

一人之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譏辱須吏之間何其不同沈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

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善曰家語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有自來矣

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雖大旨同歸所託或

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乖銑曰雖詩頌大意同歸其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

三國名臣百贊

滯良曰君子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於君處則固節自守故曰名體不滯也風軌德音

為世作範不可廢也齊曰言古人善風高助著其德音為天下作法度者不可廢而不述

故復撰序所懷以五臣本無以字為之讚五臣云作贊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

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

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淑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

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

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

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

承宗陳泰字玄伯五臣本無此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協韻善曰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

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向注同洪颺扇海一湏揚波善曰揚波喻

謂大雨風扇動也二湏謂雨風皆海也虬虎雖驚風雲未和善曰周易

風從虎向曰虬龍也雲從龍風從虎言未和者君臣未相應也言驚者動而求應也潛魚擇淵高

鳥候柯善曰周易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游淵歸

鳥翰曰言臣之求君如游魚之擇淵飛鳥之求柯條也潛游也高飛也候求也赫赫三雄並迴

乾軌善曰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良曰赫赫

連轉天軸萬物震動也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善曰國語聲子謂子

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向曰杞梓木之良材也松竹貞堅也並比於賢人也言三國之

賢士也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

菊 善曰香草善鳥皆喻賢也 銑曰鳳龍蘭菊並比德英雄
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濟時難故不暇栖伏也亭秀
也言無者皆**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探蹟

出見於時也**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探蹟
五臣作**賞要**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蹟索隱
蹟奇 英鮮明貌洞通照明也 翰曰

蹟求賞探也探求奇要之道也 **日月在躬隱之彌曜**善
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平之曰子其意者脩身
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良曰言其明也

也**彌益**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
曰鑽之彌堅 向曰言其有文也文明

識理映於中心鑽而研之愈至於精妙 **滄海橫流玉石**
同碎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尚書曰火炎崐岡
碎謂善人凶人 達人兼善廢已存愛善曰孟子曰古
俱見危難也

則兼善 **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善曰老子曰解其紛
天下 濟曰紛亂也 **始救**

三國名臣五宗賢

生人終明風槩 古代反 善曰魏志曰太祖進或為漢
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咨或或以為太祖本與義兵
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或病
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 **公達**
飲藥而卒 翰曰風槩節槩也謂不順太祖取漢位也

潛即思同著蔡 善曰法言曰樗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葬
公達字也即明也蔡龜也著以龜以 **運用無方動攝**
蓋言思慮潛明有如卜筮預見其事也

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
善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顛等謀殺卓卓就而覺收顛攸
繫獄顛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

述曰子明光發迹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念不延遘此顛
沛 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會謂統攝眾事也
濟曰遘遇也顛沛亂也 銑曰言其雖遇亂代神情玄

遠而有所定處之此時益如通泰言其器量勇大也 **惜惜**
幕裏箕無不經 善曰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
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

四一

四一

四一

曰雋不疑遂立名亦終始可述向曰操不激切素風

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德失操不激切素風

愈五臣鮮良曰志操不待激勸切嗟自有貌貌哉崔生體

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疑魚力反善曰蔡邕度

忠存軌跡義形風色善曰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

思樹芳蘭剪除荆棘善曰芳蘭以

容哲善曰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盜憎王人民惡其上

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

霜雪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良曰

向曰塵霧謂恥辱也謂曹公怒琰罰為徒隸是

碎此明月善曰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揚訓發表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善曰相

不存方寸海約善曰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

不同通而不雜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而不同

遇醉忘辭在醒貽答善曰魏

和而

形器

和而

和而

和而

和而

國名曰字號

言琰才智過人曹公憚之

向曰塵霧謂恥辱也謂曹公怒琰罰為徒隸是

碎此明月善曰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揚訓發表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善曰相

不存方寸海約善曰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

不同通而不雜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而不同

遇醉忘辭在醒貽答善曰魏

和而

和而

和而

和而

為賢人貌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踐祚
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
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
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
立後為光祿大夫
善注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

擬伊同恥
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子弗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取若撻于市
銑曰此

謂陳羣也長文字也格至也言其義心終始不移
輔也元首謂文帝也言其志比擬伊尹佐輔愧取不能致君
如堯舜

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謹言盈耳
善曰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堯尚書
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論語
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翰曰言天下之有未知聞君德者是
輔臣之過故懼若在己也
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謹直盈滿

道映天下
善曰言德喻王
向曰此謂夏侯玄也言王雖
美麗光色不過一把之內雖積德微薄天下所

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
也言善謀用於帝
庭直言滿於帝耳

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
知也踰
過也
從才

無假全身由直跡夸鳥必為剋死匪難理存則
易
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
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
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
死者難
銑曰秦初夏侯玄字
為入標望准的無所假借也範法也
濟曰器量法度出於自然
湫濁也匪非也言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至履跡濁世必從
虛偽而玄終始不變眾姦所疾身臨誅戮辭色自若義心所
切以為處死非難但正直理
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

合徒廣容身靡寄
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
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苟從漢紀

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
其敗也言人共苦也
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無也言天下
大亂姦邪且眾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所寄託卒見誅戮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五臣既同情禮兼到

善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下之事上自天性之

道非由名教所策以為浮偽敬愛其君列烈王生知死

與父同也言經盡善下之節情禮不失善曰漢魏春秋曰魏帝

不撓教女求仁不遠期在忠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

乃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

曰王沉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

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卿公事誅裴松

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

篤實不撓不詘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翰

曰列烈謂威勇貌王生謂經也撓曲也言求其仁不遠玄伯

剛簡大存名體剛斷簡大也言能斷割大事志在高

構增堂及陞善曰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

羣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

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埋勢然也濟曰

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高大構成增尊也堂喻君也陛

喻羣臣也言秦志在尊崇其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

君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危致命盡其心禮善曰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弑司

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

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秦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

文王乃父不言為侍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

立於虎門之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良曰虎門軍門

也言其端身委質於虎門之下正直之言益開也謂秦請誅

賈充也銑曰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盡禮正

救於君也自荀彧至堂亭孔明基宇宏貌善曰論語曾

此並魏臣凡九人

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濟曰此謂諸葛亮也孔明器同生民

明字也堂堂盛貌基宇猶器度也宏大邈遠也

獨高先覺善曰孟子曰伊尹天之生斯民使先覺覺後覺

也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向曰言形與生人同

而獨稟先寤之理知帝王之標風流遠明管樂

道可以為也器形也覺寤也

標從五臣風流遠明管樂

善曰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榜有大力矣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善謂為信然翰曰標榜諸葛見初九龍盤雅

志彌確苦角反善曰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

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向注同百六道喪干戈迭用善曰漢書陽九

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濟曰四

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百六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

亂遭此之厄迭遞也荀非命世孰掃從二震象切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

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

一賢人生聖賢未出其中有命世者謂亞於賢也孰誰也秀

命世之賢豈能掃除天下之亂宗子思寧薄言解控

善曰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

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己已能解之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

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翰曰宗子謂先主也寧安也控急

也言先主思安天下故薄言求於亮以解海內懸急之災先

主漢之孫釋褐中林鬱鬱為時棟善曰亮為丞相故曰時

故稱宗子釋褐中林鬱鬱為時棟棟表於後漢書郭林宗

與陳留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向曰釋去也褐

衣庶人之服言去褐衣棄林野鬱然而起為棟梁之臣也鬱

盛貌言其為國之要如屋之有棟志元弘長雅性內融善曰謝承後漢

高厲翰曰此謂寵統也志元字也引崇善愛物觀始

大長遠也言其思慮大遠也融明也崇善愛物觀始

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從才之振起

清風善曰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

見其所始則知其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

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銑曰備多塗道標立也言天下

喪亂多時而勝殘去殺之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此

道振古人網繆哲后無妄惟時善曰毛詩曰網繆東萊

周易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良曰網繆恩密貌哲后謂先

王也无妄惟時謂當窮災之時也易无妄卦云无妄之行窮

之災 夙夜匪懈 義在緝熙 善曰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

也 夙早匪非懈隨緝和熙明也言其早夜 三略既陳霸業

非敢怠墮義在和明政治以平天下 善曰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比征漢中

已基 善曰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比征漢中

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

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

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

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

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

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以矣

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 公琰殖 五臣植根不

所過輒剋為軍中郎將卒 向注同 公琰殖 五臣植根不

忘中 五臣 正豈曰摸 五臣 擬實在雅性亦既羈

勒負荷時命推賢恭之久而可敬 善曰蜀志曰琰

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已

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翰曰此謂將琰也

二國名臣字狀員

公琰字也植立根本謨學擬比也言琰立性之本不忘忠正

之道豈曰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然而有也 琰曰羈馬

絡頭也勒控也言琰既受祿秩以為 公衡仲 五臣 達秉

驅策如良馬之有絡控奉君王之命 公衡仲 五臣 達秉

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 善曰毛詩曰秉心塞淵

德 向曰此謂黃權也公衡字也冲幽秉執淵深塞實媚受

也一人天子也言權用情幽遠執心深實愛於天子臨危難

而不惑 疇昔不造假翻鄰國 善曰蜀志先主將東伐吳

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冠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

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秉

虛斷圍南軍敗績先王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

降于魏拜鎮南將軍 濟曰不造謂伐吳軍敗也假翻鄰國

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蓋假 進能徽音退不失德 善曰蜀

借朝夕而已非其欲也 進能徽音退不失德 善曰魏

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

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

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

騎將軍卒 濟曰徽美也進能美音者謂嘗諫先主也退不

失德

失德

失德

失德者謂不得已降魏而志常在蜀
六合紛紜民心將

也自諸葛亮至此並蜀臣凡四人
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
善曰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翰曰此

謂周喻也紛紜亂也鳥謂鳳鳥也鳳擇梧桐而栖言
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賢臣須君顧眄乃為用也
公瑾

英達朗心獨見
良曰公瑾瑜之字也朗獨見猶獨斷也
披草求君定

交一面
善曰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
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

明君也定交一面向言一
相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
見不疑乃委而任之

霍恃戰忘敵
善曰衡霍二山在吳之境向曰相相武貌

志欲掩取吳國恃其戰勇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
若欲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衡霍吳二山名
卓卓

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善曰淮南子曰夫道絃字

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
銑曰若人猶此人也
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曜明奇策也赤壁江口也參三

也三光謂日月星三分者言二國
也宇宙天下也隔謂各據一方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

撫翼桑梓息肩沅表
善曰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

度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
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邀秦撫翼俱

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
肩於晉 翰曰此謂張昭也子布字也擾亂也 良曰撫猶

斂也言其如鳥斂翼於脚間且不見其才能及避
難於江東遂投孫策也息肩有謂安志也表外也
王略威

夷吳魏同寶遂獻
五臣作贊
宏謨匡此霸道
善曰應瑒

有威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吾欲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
濟曰略道也威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

寶也贊助宏也
相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

賢與親
善曰吳志曰孫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寮立

朱生 翰曰孫權即位追謚孫策為長沙相王言策之薨時
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

帝業也純安也輟哭上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是由老臣

善曰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相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良曰南面天子也實是實也老臣謂昭也才

為世出五臣世亦須才善曰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翰曰

賢才為亂世而生亂世亦須賢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而靜亂言君臣相須乃成其業

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從才吐奇乃構雲臺

善曰吳志曰初書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

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向曰君不可猜於臣也銑曰此

謂魯肅也子敬字也昂昂出羣貌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檐謂賤者之事子瑜都長體性純

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善曰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

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濟曰此謂諸葛瑾也子瑜字也都美

長善也良曰毅剛也言其能諫而不犯逆顏色正直而不剛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巨

無鶴鶴固慎名器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

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翰曰私位謂兄弟之次也

伯言蹇蹇五臣作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

入能五臣亦獻替善曰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國語史黜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

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蹇蹇直也出為將帥勤事而有功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也替廢

也謂事有可者進之否者替之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

而獲戾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妥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

固魯王潘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大傳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

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銑曰寧安挫折也言折挫前敵之鋒銳也然卒以正直招君主之疑以忠鯁而得其罪戾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五臣如彼白珪質無塵玷善

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

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良曰此謂顧雍也元

神理清和形貌嚴整珪玉無玷缺也立上五臣以恒匡

物而行有恒翰曰言其德行有恒也清不增絜濁不

加染善曰言得清濁之宜也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

故不仲翔高五臣亮性不和物善曰吳志曰翻性不協

謂虞翻也仲翔字也亮明也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

摧逆鱗直道受黜嘆五臣過孫陽放同賈屈善曰

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

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從

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

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

人焉往而不三黜楚辭曰驥躡蹠於弊輦芳遇孫陽而得代

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駑驥同轅

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糝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

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為

長沙王太傅誼既請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喻濟

曰性不容非故曰好是志多正直故曰折而不屈翰曰屢

摧逆鱗謂犯顏直諫也黜謂遭棄逐也良馬比於賢人也孫

陽占之善相馬者言賢臣不為君主所知乃遭遷逐則歎過

載一遇

善曰毛萇詩傳曰說說眾多也使陳切東觀漢記

太史官曰耿况彭寵俱遭際會千載一遇也向

曰此摠述三國之整轡高衢驥首天路善曰鸚鵡賦曰

美也說說眾美也良曰良臣遇君如龍之整轡以游天路

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驥首奮奮翼枚乘樂府

詩曰天路隔無期良曰良臣遇君如龍之整轡以游天路

也高衢亦天路也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善曰毛萇詩傳曰挹

臣仰君之澤流也名節殊途雅致同趣善曰周易曰殊途同歸嵇康贈

秀才詩曰仰慕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

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善曰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

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論語比考識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

匱毛萇曰匱竭也尚想重暉翰曰日月著天下人瞻之

五臣作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善曰羊秀

遐風仰希遐風重暉冠世魏略王郎答太祖曰承旨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向曰言庶

幾想眾賢之遠風也則挹其德味其道乃使後生之賢擊其節操懦弱之夫亦增其壯氣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七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八

符命

封禪文

司馬長卿

善曰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濟曰封者封泰山禪者禪梁父皆築土為壇因高以事天告王者之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代知其盛德也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

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歷選列辟以迄於善曰張揖曰

銑曰伊惟肇始也昊穹天也率適者踵武述聽者風聲善曰文穎曰選數也辟

秦

善曰文穎曰選數也辟率適者踵武述聽者風聲善曰張揖曰

善曰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秋遠也近者蹈其跡遠者聽其風聲良曰踵繼也言歷還列代之君則循其近者繼跡可知遠聽者但聞風聲善惡而已

不可勝數五臣本有也字紛綸亂貌善曰淫沒也勝盡也張揖曰紛綸威難言衆多也言自古

道者七十有二君善曰文穎曰韶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向曰昭明夏大也自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其號謚歷世可稱道者七十二君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善曰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同翰曰言為君之道無有順美而不昌盛者誰復有逆失之道而求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善曰漢書音義曰軒轅黃帝也五三

詳不可五臣本得五臣本聞已銑曰軒轅黃帝也五三

六經載籍之傳維風五臣作見可觀也善曰漢書音義曰五三

首明哉股肱良哉善曰尚書益稷之文也翰因斯

以談君莫盛於唐五臣無堯臣莫賢於后稷后

稷創業於唐五臣本有堯字善曰漢書音義曰唐堯之

公劉發跡於西戎善曰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

文王改制爰周善曰漢書音義曰周之始祖

隆大行越善曰漢書音義曰周之始祖

而後陵遲衰微千載善曰漢書音義曰周之始祖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

作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

終始相副若一也莊子曰善始善終人猶効之銑曰言周室後雖衰微而無惡聲者蓋負積仁之德善終始之道使之然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良曰言周所以無惡者亦更無異端蓋慎守先王之遺教故軌

跡夷易易遵也善曰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易遵去也言周軌跡平易而易為法則湛恩厯江鴻易豐也善曰湛深也厯濟汪同善豐備也言深恩大而備用也憲度著明易則

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善曰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後世其道和順易績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翰曰憲法也是以業隆於繼綵臣

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善曰孟子

今者也良曰尤甚也言周德雖已盡美未有殊甚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善曰顯號尊名謂周猶有封禪之事建明聖之號施行尊上之名漢亦且然大漢之德逢蜂湧

原泉湧勿湑聿曼美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滿泉貌徐廣曰湧沒也二筆切音義或曰曼美廣散也向曰蓬火也言漢之盛德若火原泉之涌出流潤不絕也

旁魄莫四塞雲布霧散善曰張揖曰旁薄長多貌薄翰曰旁魄通達也言德澤通達於四方如雲霧布散無所不至上暢九垓來下沂八

挺音延之八際也善曰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沂流於地之八際也

翰曰襁褓嬰兒本也言成王之位在於襁褓而周公攝政以致太平崇盛之功出於文武二后也度其發始之理終見美德盡歸於周矣冠出后君揆度元始都美攸所卒盡也

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

然猶

曰八挺謂八方也言聖化上極
達九重之天下流八方之極
懷生之類霑濡浸潤

曰萬物皆霑天子之德澤
濟

和也威武之節如疾風之逝也
疾疾風也

原遐闊泳 沫 善曰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遐
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向曰邇狹近也遐闊遠也泳

浮沫波也言天子惠澤近者游其原流遠者浮其波也
首惡

鬱沒晦 昧昭晰 善曰孟康曰始為惡者
皆湮滅晦昧喻夷狄皆化之也穀

梁傳曰諸侯不首惡 翰曰天下沐仁惠之積澤則大惡之
積者皆自流沒闇昧之人皆變而為明也首大鬱積也昭晰

明 昆蟲閻改 澤 五臣本
閻音皆澤音驛 濟曰閻歌也回

回首向內 善曰文穎曰閻澤皆
樂也韋昭曰面向也

然後困騶虞之珍羣
首面內皆調懷天下之仁德也

微遙 麋鹿之怪獸 善曰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
萇詩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

應也漢書音義曰微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
良曰園養獸處也騶虞瑞獸也微遮也麋鹿麟也天子有德

祥瑞 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 共抵禮之獸
畢見 善曰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
祀服虔曰犧牲也貉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角共一本白

以為牲 銑曰言擇嘉禾之米用之於庖厨 獲周餘珍
用麟以供祭祀也明至德所感有此瑞也

本無 放龜于岐 善曰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
珍字 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

不死 向曰獲得 招翠黃乘龍於沼 善曰漢書音義曰
也珍寶也放畜也 翠黃乘龍於沼 善曰漢書音義曰

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曰嘗黃
其何不來下余吾淫注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 翰注

同 鬼神接靈囿 賓於閭 館 善曰文穎曰是時上
善 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

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囿禮待之於閭館舍中 濟曰靈囿猶
所居之處也是時武帝求神仙禱鬼神之事故鬼神

接於所居而方士巫人之輩賓禮之於閭館之內也 奇物

奇物

奇物

奇物

誦詭倣 儻窮變

善曰漢書音義或曰倣儻卓異也奇

良曰誦詭謂非

常也倣儻謂奇異也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

敢道封禪

向曰欽美臻至也言武帝美哉衆瑞

蓋周躍

魚隕航休之以燎

照力

微夫此五臣本之為符也以

登介丘不亦慝

六女進讓之道何其爽歟

善曰

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旋機鈴曰武得兵鈴謀東觀曰魚入

舟俯取魚以燎也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

山封禪不以慝乎小雅曰心慝曰慝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

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 翰曰

隕落航舟也休美也燎謂祭天也微無也介丘泰山也慝慝

爽差也言周武之伐紂濟河有魚躍落王舟王以為瑞乃以

祭天且無如我漢家諸瑞以為符應乃登泰山不亦慝乎

進讓之道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羣臣請封泰山帝讓之 於

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

音惠

善曰

文穎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諛順也 諸夏樂貢百

向曰大司馬官號也相如假立之以發後辭

蠻執贄 銑曰諸夏中國也言中國之人樂輸 德侔往初

功無與一 濟曰言德齊上古 休列 五臣 浹洽符瑞衆

變期應 五臣本 紹至不特創見 善曰文穎曰不獨一

良曰伏美烈盛波及洽徧紹續特獨創初也言美盛之德乃

徧天下符瑞衆變如應期而續至不獨初見而已蓋常有也

社

榮

善曰漢書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

號以表榮名也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

儲社將以慶成

善本無此二句 上帝垂恩

弗發

善曰文 契 二神之歡缺王

道之儀

善曰應劭曰摯絕也李奇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也濟曰三神天地人也缺闕也

言不封禪絕三神之意

羣臣慝焉

良曰慝也

或曰

五臣本作謂字

且天為

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

善曰孟康曰天道質昧以符端見意不可辭讓

道闇昧而不言故以珍符之異端以示王者使知至化之道此天命固不可辭也

若然辭之是泰

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

幾向曰自帝王若知此辭之則是泰山無七十二人之記而梁父之禮亦無幾何之跡

亦各並時而

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

五臣作可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哉

善曰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榮皆度其世則屈指而說者尚可得稱有七十二君矣

武帝不可讓

夫脩德以錫符奉命

五臣作符以行事不為進

越也

向曰錫賜符應越踰也言天子脩德則天賜以瑞應也天子乃奉瑞應以行封禪之事不為苟進以踰禮也

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勩功中

嶽

善曰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不發脩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太山向曰替廢謁申款誠也言聖王之德不廢則脩禮於天地神祇以申其誠也

章至尊舒成聖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

濟曰章明也至尊天子也得潤也黎元百姓也

皇皇哉此

五臣本作斯字

天下之壯

觀王者之卒

五臣本作丕

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

善曰

皇皇美也卒終也取損也卒或為本張揖曰願以

而後因

雜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

五臣從日

日月之末光

絕炎

熾

以展采錯

措

事

善曰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

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 銑曰搢紳先生謂經儒
 之人也略教絕遠炎照展申宋官錯致也言雜用經儒之士
 行其教術使得天子之惠如日月之
 光遠照也以展其官司以致其事業 猶兼正列其義被
 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據之二
 五臣本 窮 善曰孟東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
 作無 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別人事敘述大義為一
 經也服虔曰舊為六經漢欲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
 翰曰春秋之義正天時列人義故將欲被飾文辭作述此理
 以為一經將繼舊六經以為七經行之於終古謂漢欲使
 諸儒著書也藝經也襲繼也據猶行也無窮謂終古也 俾
 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 五臣本 英聲騰茂實
 善曰蜚古飛字也 良曰俾使騰傳也言使
 萬世之後激揚太漢之餘波傳茂實之德也 前聖所以永
 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古先聖帝明王所以長
 保大名為王者之 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 善
 首者用此道也

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 於是天子侑
 也 向曰掌故謂掌禮樂之故事者也 於是天子侑
 作沛音 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 五臣 哉 善曰張揖曰
 蓋切 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 作誠 佈感動之意
 也許皆切侑或為沛 銑曰沛然溫潤貌俞
 然也朕我也言我誠往哉將然封禪之議 乃遷思迴慮
 摠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 向曰摠納 詩大澤之博
 廣符瑞之富 善曰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
 博也符瑞之富請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
 富饒也 翰曰詩者欲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 遂
 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善曰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子孟
 如天覆萬物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 善曰遊遨也言祥瑞
 雲行天下也 濟曰壤土也游作也謂滋液滲跡 澆何生不育 善曰
 風雨時可行其農作也 滋液滲跡 澆何生不育 說文

曰滲下漉也又曰漉水下貌韋昭曰漉音鹿良嘉穀六

曰雨露滋夜潤澤滲下於土何物之生者不養也

穗我穡曷蓄善曰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也曷何

也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銑曰此非唯雨也則君非唯

徧之我祀似布護之君化分散萬物皆露也祀猶君也

布護分散貌萬物熙熙懷而慕思五臣名山顯位望君

之來善曰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韋昭曰名

此山禮明神之位顯位封禪之事也濟曰名山泰山也言

望天子之來幸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善曰李奇曰侯

行封禪良般般班之獸樂我君圃作圃白質黑

章其儀可嘉善曰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

翰曰般般雜色貌樂游也是時有瑞獸曰騶虞白虎黑文

見名曰騶虞身被白黑文也章文也

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去聲協韻善曰漢書

敬也言谷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態他代切親見其來向

曰豉政明貌穆穆美也態貌也言瑞獸之形明美如君子之

貌蓋曾聞有之今厥塗靡從天瑞之徵善曰文穎曰其

乃親見其來也天瑞之應銑曰言其來見之道無

從地應蓋天瑞以示明君之徵也茲亦五臣於舜虞

氏以興善曰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濯濯之麟游

彼靈時孟夏之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五臣本帝

用享祀善曰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

之前因取燎祭於天天用敬享之答以祉福也

游貌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往五時祭祀有白麟見馳於帝車

之側此乃上帝享君福也三代之前蓋未嘗五臣本有

也徂往輿車祉福也三代之前蓋未嘗五臣本有

三代謂夏宛宛黃龍興德而升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

殷周也

見也楚辭曰駕八龍之

宛宛向曰時有黃龍見也宛宛龍貌采色炫燿五臣本煥炳輝胡

煌向日龍光也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善曰文穎曰陽明也如淳曰書傳揆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

乘銑曰陽龍也言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也又於書傳所載黃龍土德也漢本火也今黃龍見當改爲土故云

受命所乘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善曰漢書音義曰天之純反善曰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

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不

曰厥其章明也言天以其有德示之祥依類託寓喻以端不必眾言以美其道也諄諄眾言也

封巒善曰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翰曰言依祥瑞之類託寓其事當諫喻以

封山之事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

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

會也向曰披覽藝文圖書以觀國家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銑曰上下謂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發意信欲荅天子

之德而天子猶兢兢而懼翼翼故曰於音烏良曰興必

慮衰安必思危善曰太公陰謀机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尚猶恭懼此興而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

在假格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善曰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

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

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

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向曰祗敬也濟曰

假大也大典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

所闕遺言武帝亦然也

劇秦美新并序善曰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

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

善曰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
戟丹墀元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

願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
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翰曰劇甚也王莽篡漢位自立為皇帝國號
新室是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

己見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
室為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諸吏

善曰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
侯將軍卿大夫

良曰謂諸官也此雄自攝

中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銑曰謂
莽也

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

五臣本
作惠字拔擢

倫比與羣賢並

五臣本
有位字

愧無以稱職

濟曰渥澤惠
恩此類也言

蒙澤恩拔於倫類與羣臣並位
自愧無才以當職事也稱當也

臣伏惟陛下以

五臣本
無以字

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

善曰書曰若時登庸
又曰欽明文思

曰庸用也欽敬也尚庶幾也
言敬明之德庶幾於古道

作民父母為天下主

善曰

尚書曰天子作人父
母又曰為天下君

執粹清

五臣本
作精

之道鏡照四海

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

善曰
難蜀

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
參合也言明德方於天厚德比於地如更有一地故云貳地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

善曰尚書
考靈耀曰

天地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

時司馬相如作封禪

五臣本
有文字

一篇以彰漢氏之休

臣常

五臣本
作嘗

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

壑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眴與眩古字通史記丞相程
青曰臣不勝犬馬之心

銑曰顛眴謂風疾也犬馬雄自
謙賤比於其并所乘玩之犬馬也言有疾

病恐一朝先於犬馬而死填於溝壑

所懷不章長恨

黃泉善曰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敢

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

之一亦臣之極思也善曰莊子弇州子曰今於道秋毛

也盡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許音吁始天地未開萬物睢睢

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魯靈光殿賦曰鴻荒撲略歌狀

曰權輿始也祛開也睢睢睢睢視不分明或玄而萌或

貌言始天地形未開之時混沌不分也

黃而牙善曰言天地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芽也易曰

色蒙蒙龍始玄黃剖判上下相區音吁善曰言天地既

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嘔覆育萬

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向曰剖判分也上下天地

也言天地之氣相蒸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善曰言初有

而生萬物也嘔蒸也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後有男

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銑曰天地既

分是育萬物乃生其人則在平混混茫茫五臣本作

有帝王存焉蓋將治也時豐五臣本聞罕漫而不昭五臣本

察世莫得而云也善曰混混茫茫天地未分豐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

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

而得明察後世之人厥有云者五臣無上罔顯於義五

不可得言其實皇善曰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為三皇故曰義皇向

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善曰左氏傳召公曰糾

著盛也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善曰司馬遷書

邇近靡無

春秋 翰曰孔子不見用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時故脩春秋因而發思也

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良曰孔子

作春秋皆言神明所以垂福也人所以依託者無獨秦屈

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之君唯秦皆棄此而暴虐

五臣本作起西戎邠岷求勿切荒岐雍之疆善曰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

之邑秦號曰秦嬴 濟曰邠 因襄文宣靈之潛跡善曰史記曰秦

岐雍皆地名荒外也疆界也 良曰襄文宣靈並秦公諡也

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

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 良曰襄文宣靈並秦公諡也

言始皇因立基五臣本孝八茂惠文奮昭莊善曰史

此跡而起 襄王文王卒子莊襄王立 翰曰秦至孝公始稱王惠文昭

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

襄王文王卒子莊襄王立 翰曰秦至孝公始稱王惠文昭

莊並秦王諡也茂盛奮起也言 至政破縱五臣本作擅

秦盛起本從此諸王為首也 衡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五臣本盛從鞅於儀

衡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五臣本盛從鞅於儀

韋斯之邪政善曰史記曰莊襄卒子政立初并天下號始

佐秦者也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 良曰政始皇名

關東為從關西為橫皆諸侯連為援助之名始皇皆破之自

專擅其威也 向曰始皇盛從商鞅 馳騫起翦恬賁 奔

張儀呂不韋李斯之計以邪為政 馳騫起翦恬賁 奔

之用兵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馮郢又曰王翦攻趙拔

翰曰馳驅白起王翦蒙恬 滅古文刮古語燒書

王賁以為將故云用兵也 刻楚簡滅古文刮古語燒書

善曰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

語者詣守尉雜燒之 向曰刻削也刮除也言除百家之言

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

耳目 銑曰弛廢塗 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善曰

塞也欲使人愚也 濟曰流漂 難然除仲尼之篇籍自勤

滌蕩謂除之也 濟曰流漂 難然除仲尼之篇籍自勤

滌蕩並謂除去其禮法也 難然除仲尼之篇籍自勤

公五臣本業善曰難古然字改制度軌量咸稽之

公五臣本業善曰難古然字改制度軌量咸稽之

公五臣本業善曰難古然字改制度軌量咸稽之

公五臣本業善曰難古然字改制度軌量咸稽之

於秦紀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是以

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良曰耆舊碩大也禮

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

七獠古獠也而不臻善曰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

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狙獠大齧人者也甘露嘉醴景曜浸潭

之瑞潛善曰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

而不大第浦沒經霄隕巨狄鬼信之妖發善曰第彗

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為言猶第也步內切第步忽切史記

始皇本紀曰彗星光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

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

謂告祖龍死也向曰第妖星也神歇靈繹五臣海水

羣飛二出而亡何其劇與平聲善曰繹猶緒也言

繹或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出胡亥也為胡高所統

劇甚也言促甚也良曰天地神祇以秦無道之甚故歇其

靈潤滋液不降福祥海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

水羣飛喻天下亂也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夫能貞而明之

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善曰貞正也言既正

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愆競集也昧或為蒙齊曰窮極皆

多也回邪也言帝王貞明者多祥瑞邪而暗昧者多妖愆也

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善

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

全立者乎言無也向曰覽古者憑仁義而感應瑞而尚闕

千八百

卷之八

十一

刻秦美新

文選卷之八

十一

桀殺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翰曰若順也又曰况盡汎

有五臣作有談人君威暴侮亂者則必比跡於桀紂之王歸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事

祐者哉善曰况况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事祐言不能會漢祖龍騰

私以為酷暴安能享福久遠者乎訊除也買切良曰言除掃庭內毛萇曰洒灑也洒與汎同所

豐沛奮迅宛宛葉地名策音攝善曰漢高祖發跡在於豐沛會漢祖龍騰

自武關與項羽五臣本戮力咸陽善曰漢書曰

攻秦不自意先入關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曉下秦軍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

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善曰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

克項山東而帝天下善曰漢書曰韓信

摘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漢王即皇帝位

反善曰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如

五臣儒林刑五臣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善曰

歷數綱紀也向曰辟法也言始開學校定刑秦餘制度

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

秦項故關者不補弛者未張也濟曰典則弛廢也道極數殫闔忽不還善曰言

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善曰大新王莽也莽字巨君

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向曰上帝

天也后土地也言秦為酷暴漢與稍寬其猶未能至治道極

文選卷之八

文選卷之八

文選卷之八

文選卷之八

文選卷之八

數尺朴散不還故大新受命上天
還祥以為資助地祇眷顧而懷之
善曰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
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
焉涌出而瑞之 翰曰玄天黃地
也言天地符契祥瑞皆見於時也
渾必淳 五臣作勃勿 濁

雲動風偃
霧集雨散 善曰言眾
誕彌八圻 五臣作圻
上陳天庭 善曰

猶八埏言下終八圻上列天庭
濟曰誕大彌廣也八圻八
方也言雲行雨施萬國從化如風
偃草霧露潤集布散天下
大廣於八方之境
德聲上陳於天庭

震聲日景炎光飛響音及塞天淵
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 善曰言威聲如雷光景若
景也飛響音震聲也塞乎天淵所及遠也天淵達於天下塞於
深淵項岱曰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不可辭讓言難也 向曰
震動明德之聲天下所仰如日景在天炎成盛之光萬國
歌謠響音飛滿於天淵之間故受命於漢必不可辭讓也於是

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 善曰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
位也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 善曰
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業經乎億兆規
摸至於萬世也 銑曰剖分也言創治下人規萬世也 奇偉

倜儻譎詭天祭 五臣作際 地事 善曰言眾端所以成臻
倜儻卓異變化之應天地之間亦屢出焉
倜儻大也倜儻謂卓異也譎詭謂變化之速也
其異物殊怪

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 善曰
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 向曰
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示符瑞異物殊怪之事於天下四
十八章謂錄之為 登假 格 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

其疇離之 善曰假至也言眾瑞升至於皇天鋪衍
於下土離應也 良曰登上格至穹天
五百本 其疇離之 善曰假至也言眾瑞升至於皇天鋪衍
於下土離應也 良曰登上格至穹天

卓哉煌煌真天
鋪布衍廣疇誰離治也言美聲上至皇
天廣布天下非新室其誰能治之若此

卓哉煌煌真天

子之表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表儀也

若夫白鳩丹

烏素魚斷蛇

方斯蔑矣善曰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

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有流火流為烏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周以白魚為瑞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杖劍斬蛇分為兩道開也銑曰湯有白鳩丹烏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白蛇之應比

之於此為受命甚易格來其勤

善曰格至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甚易令眾瑞

咸至甚勤也

昔帝續

皇王續帝

本無續 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

五臣本

豈知五臣本 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

善曰論語子曰無為而治

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委亦積也向曰續繼也踵追也昔者五帝繼跡三皇三王繼跡五帝皆隨前事追於古道而舜則無為而治殷因於夏禮法有所益其後紂乃亡之豈如新室委積意思垂拱治事也

作穆穆明白也

五臣本

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

為與

平聲善曰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為為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施於四

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美也言莽勤勤懇懇整治非秦皇自用心驕逸

夫不勤

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

善曰言不勤勤則不能當

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良曰前人謂先王也若不勤勤則前王不當天心矣不懇懇則悟大德不和其化也覺悟也愷和也

是以發祕府覽

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

善曰言以文雅為園囿以禮樂為場圃

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

禮樂為場圃

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

五臣本 照耀靡不

也言禮樂法制有所失絕者皆繼之

也

也

宣臻

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

之典籍也宣徧也臻至也善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

者神卦靈兆卜筮也言此諸事於國政之要皆美而正之均

而平之祭而行之古文前典盡發而明之炳煥照式軫軒

旂旗以示之善曰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車服蔽冕

車不得有飛輪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

為旗向曰式用也軫軒車也旂旗旗名也車服有差以示

百官揚和鸞肆夏以節之善曰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趨

有節揚和鸞肆夏以節之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

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紃

曰揚動也和鸞金鈴以節車行也肆夏樂名步則歌之以中

節也施黼黻衮冕以昭之善曰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也

服自衮冕而下濟正嫁娶送終以尊之善曰漢書曰

曰以衣服昭其等差良曰正天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善曰漢

經定娶禮良曰正天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善曰漢

吉凶之禮以知人之次序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善曰漢

曰姚姁陳田王予之同族也尚書曰惇敘九族

五姓世世復無有所與翰曰淑美穆和也夫改定神

祇上儀也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咸

秩也善曰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工新

皆得次明堂雍臺壯觀也善曰漢書曰莽奏起

文選四十八

十五

劉奉美所

曰姚姁陳田王予之同族也尚書曰惇敘九族

五姓世世復無有所與翰曰淑美穆和也夫改定神

祇上儀也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欽脩百祀咸

秩也善曰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工新

皆得次明堂雍臺壯觀也善曰漢書曰莽奏起

堂布政室辟九廟長壽極孝也善曰九廟一曰黃帝二

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

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漢書曰王莽隳壞孝元廟獨置孝

元廟故殿以為文母養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養士卷切與

饌同銑曰天子七廟莽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矣又置

長壽宮以為文母養食之堂制成六經洪業也善曰漢書莽奏立樂

文選四十八

十五

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等臣請受爵者爵五
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向曰若順也五爵
公侯伯子男也壤田也 經井田 善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
言民田有三等之給 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其男口不盈八而
井 良曰經營也井謂田之畝數營而均之 免人役 漢書
曰莽令更名天下奴婢 方甫刑 善曰漢書曰莽分移律令
曰私屬皆不得賣之 孔安國曰後為甫侯 良曰方比也 匡馬法 善曰馬法司
甫刑尚書篇名言制刑法以比之 也謂成出革車一乘教戎備也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
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
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
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
法 良曰匡正也司馬法 恢崇祇庸燦德懿和之風
兵革之事將正而行也 善曰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爾雅曰懿燦美
也 翰曰恢大祇敬庸用樂盛懿美也崇賢良敬而用之此
盛德美和 之風也 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 善曰搢紳
謂經儒之

劉秦美

人也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鼓誦詩士傳言諫過
也 向曰搢紳儒生也言廣用儒生講習經義以為箴規諷
誦之道也 振鷺之聲充庭鳴鸞之黨漸階 善曰毛
詩曰振鷺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 狎前
鷺工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 狎前
統曰振鷺鳴鸞皆喻賢人也充庭漸階言多也漸進也 狎前
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韞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
斯韞積而藏諸積與韞古字通音讀 翰曰俾使緒業也布
濩分散貌衍廣也韞積藏也言使前古聖帝之業分散流廣
與行於時 郁郁乎煥哉 善曰論語曰郁郁乎文哉又曰煥
而不藏也 乎其有文章 齊曰郁郁乎煥哉
盛美之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 善曰言有聖
言也 鬼神之望 濟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 善曰尚書曰羣
曰允信塞滿也 公既皆聽命又
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 良曰百官羣
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罔無夷平也 茲允寇賊
罔不振威 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 紹少典之苗著

黃虞之裔

善曰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向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

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陶為初睦侯

奉黃帝後媯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向曰黃帝少典之子

也著盛也黃帝帝典闕者已五臣本補王綱弛者已善曰麟麟光

虞舜葬之先祖五臣本張炳炳麟麟五臣本作焯焯焯焯豈不懿哉善曰麟麟光

焯焯盛明也懿美也翰曰炳炳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

內而洽侯衛厲揭善曰言風化所被近要荒濯沐善曰言風化所被近

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論語曰深則厲淺則揭銑曰被

及仁風霑濡厚化者則帝都且深矣沈潛深也良曰甸內

謂近都邑也而洽謂被霑風也侯衛要荒遠服也厲而術

深露也揭淺露也五臣本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善曰言法術前典而巡四

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

巡狩至于北嶽翰曰術法也四民四方之民也迄至也言

法前代帝王之典禮巡省四方之人問百年考農務至于四

嶽申宗增封泰山有廣字五臣本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

業也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

者泰山下小山也向曰典常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

猶有事矣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

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向曰言自古有受命為君者

四方未寧營營不暇惜日不足亦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

美新

崇嶽渟庭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五臣本命

之臻焉善曰言莽既受命故岳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

而死乎向曰堂堂盛貌丁當厥其也銑曰高山深海四

續之神皆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至溥深也受命謂莽

也臻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向內嚮五臣本作向喁喁

至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恭如也矣論語素王受命謙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翰

曰企舉踵足也回面向內向謂帝者雖勤五臣本有讓字惡鳥可

以已乎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也翰曰帝者謂

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宜命賢哲作帝五臣本無帝字典一篇

以上乎言不可止也舊五臣本作奮字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善曰言宜

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良曰宜作

帝典一篇述至德令振堯舜之典合三篇以為一書襲行於

時以示來世舒於臣下之心今萬世常戴巍巍復粟

使無極也摛舒奮振罔無也栗善曰巍巍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栗

栗栗危懼濟曰令萬世之後常戴荷巍巍高大之德履其

謹敬之道也臭許馨香令甘實善曰言明德比於馨香

栗栗謹敬也臭又馨香令甘實甘實故臭而含之向

曰令天下常臭聞馨香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

之馨令甘美之實德聲善曰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翰曰鏡則百工伊凝

聲蓋也聆聽也言天下調謠清和之正聲庶績咸喜五臣本作庶績咸熙善曰尚書曰允釐百工

庶績咸喜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疑喜與古熙字通銑

曰工官伊惟疑成庶荷天衢提地釐善曰孔安國尚書

來績功越逾熙廣也荷天衢提地釐善曰孔安國尚書

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效之向曰天下之士皆欣荷天

道之亨通統其地理以助君之安人也地為臣道提統也釐

也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良曰言封禪盛事此

也試為

典引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

班孟堅翰曰典者堯典也漢為堯後故班生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郤

郤五臣本萌等召詣雲龍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

書郎北海展隆然十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 翰曰謂帝召固等六人詣此門 小黃

門趙宣向曰小黃門官者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銑曰天子令問固等云太

寧猶何也處有非也 臣五臣本對五臣本此贊賈誼過秦篇向曰

遷秦始自皇贊中全述賈誼此篇以明秦事云五臣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

僅得中佐翰曰僅劣也言若劣得中庸之人以秦之社

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翰曰固對此贊以即召臣入

莊孟殿典引

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五臣本無將

耶字臣具對素聞知狀銑曰既有此對天子召入更問

具對本所聞知事非之狀於帝矣素本也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

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至以身陷

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言司馬

遷以陷刑故乃反微其文譏刺朝廷貶損漢世非義士也司馬相如誇行無節濟

謂私於卓氏女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向曰周至於疾病

而遺忠翰曰謂將死之時述天子之德遺其忠跡而死主上求取其書竟得

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銑曰言相如以此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

遺微細五臣本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

史見意亦無以加良曰刻治也聖論云司馬遷非義士

事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

天罔極翰曰被學謂為學官也最舊言久也浸深極臣固

頓首頓首五臣本無下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

揚雄美新典而亡五臣本無實然皆游揚後

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美詠雲門者

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白才朽不及前人至觀隨

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

萬分之一濟曰雍容美也言不足以言天子美猶五臣本

啓發憤滿五臣覺悟童蒙統曰樂謂樂光揚大漢

軼聲前代五臣本作世字良曰軼過也言光揚

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贛頓首頓首曰

大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因焜焜於云反蔡邕

兩儀烟烟焜焜陰陽和一相扶貌也翰曰太極混

而與有浮而清蔡邕曰與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

混成蔡邕曰地體沈而氣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

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銑肇命民主五

德初起蔡邕曰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

王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

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銑曰肇始也五行相承乃初起是法也德謂五行也言帝王以五行相承乃初起是法也五同于草

昧玄混之中蔡邕曰易曰天造草昧混猶罔獨翰曰天

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云無詔者系不得而綴

也蔡邕曰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漠二聲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翰曰踰越常理寂寥無言

而後世之君系之厥有氏號紹天闡繹亦莫不開元

於大昊皇初之首上哉復乎其書猶有五臣本得而

脩也蔡邕曰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

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道入

事向曰其有各氏號令之君紹繼天下開治萬物者莫不始於太昊之主以為帝皇之首上古遠乎其

書尚可得脩治也闡開也繹治也復遠也亞斯之代臣

本作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翰曰亞次也言次此太

不見則難可知也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

以冠德卓絕五臣本者莫崇乎陶唐善曰翼法也言

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德

冠帝位銑曰稽考乾天降下也龍翼謂龍飛也炳明卓高

綽寬冠首也陶唐堯也言上考天道則下承龍飛利物之道

則明著於典謨以為百王之首高大寬遠者莫崇於堯也

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五臣本作亦命夏后稷

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

授漢劉蔡邕曰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

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

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

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玉殺杜伯杜

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

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尚書各繇

聖賢典引

不授其子而讓禹稷契佐治能廣堯事夏氏之後遠成湯之業湯復遠成武王之祚夏殷周悉有至德股肱備也則堯之道廣知舜禹賢聖之資以至於此而天乃歸功於堯將授漢命以為天子也熙廣載事越遠也元首謂堯也

承二季之荒末值元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怕文

飛彘倫數而舊章缺

禁紂幽王也易曰元龍有悔窮之災也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彘倫攸數左氏傳曰季怕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向曰俾使也二季謂夏殷周之末也言使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值元龍悔窮之災日月暗昧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矣而漢能脩之易云元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懸象怕文日月

星也彘常倫理數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

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郊行也銑曰言漢室既興先命習玄聖之教者使綴於學數立其制

度補其缺治其亂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

五臣本作哲蔡邕曰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蹈喆之德向曰宏亮舉表立相助迪蹈哲智也言大舉洪業立助祖宗贊揚前古以蹈聖哲之跡謂聖王之道

粲爛真神明之式也

法也雖臯夔衡日密勿之輔比

域

龍見淵躍

威靈紛紜

海內雲蒸雷動電燿

五臣本無也字向曰古

五臣本無也字向曰古

五臣本無也字向曰古

五臣本無也字向曰古

五臣本無也字向曰古

五臣本無也字向曰古

反良曰威德振動也標飛也胡縊智莽分尚五臣不泄其誅蔡邕

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為先除也善曰史

勝等反趙高乃使閹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

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眾兵

盛故胡亥死而王莽誅分散謂身首相離也言天然後欽

子亦不臨而殺之者皆已自誅縊而死泣臨也

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故順天地恭揖諸侯王位居尊

也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向曰欽敬若順也敬順天

地之義集其諸侯正位而就其尊號也謂有于德不台

即天子位也羣后諸侯也度就宗尊也

五臣本台作怠淵穆之讓蔡邕曰淵穆深美之辭也善

字兼有嗣字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翰曰二聖既除暴亂諸侯推而

尊之乃將讓于有德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王之列

此深美之讓也淵深穆美也靡號師矢勦奮搗之容蔡邕曰矢陳

詩曰矢於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眾陳兵誥誓

勦勉也言二聖取天下無號今兵眾陳列勉勞

奮擊指搗之容也蓋以威德自定也搗與靡同

蓋以膺當

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誕膺天命又

天心之正理以膺天命授堯堯能讓歸

功之運也言堯允恭克讓漢受其福也

蓄炎上之烈精

蘊孔佐之弘陳云爾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孔佐即孔

子也能表相祖宗故曰佐翰曰蓄蘊皆積也言漢德之盛

如火炎上有其光明孔子垂詩書禮樂以助相於時大陳王

道亦如輔佐漢室矣

禮樂既盛故云蘊也

洋洋乎若德良曰洋洋美

上儀誥誓所不及已蔡邕曰本事曰誥誓

尚書所載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責可採也蔡

亦不及也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責可採也蔡

上儀誥誓所不及已蔡邕曰

尚書所載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責可採也蔡

亦不及也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責可採也蔡

上儀誥誓所不及已蔡邕曰

尚書所載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責可採也蔡

亦不及也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責可採也蔡

上儀誥誓所不及已蔡邕曰

尚書所載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責可採也蔡

亦不及也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責可採也蔡

上儀誥誓所不及已蔡邕曰

曰洪大也織細也善曰周易曰探賾索隱 銑曰鋪布也
言布觀殷周二代大小之度其幽深之跡亦可探究也洪大
織細也賾 並開迹於一賾五臣本同受侯甸之有所字

服奔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

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曰雖覆一賾
相子新論曰湯武則以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

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 翰曰湯及文王累
世開迹自於卑微如起一簣之士以成其山漸為諸侯奔出

勤勞以撫下人為一方之長統養百姓也 乘其命賜彤
簣土籠也侯甸諸侯之國也伯長牧養也

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蔡邕曰韋豕

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
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 善曰乘因也

言曰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向曰湯文王皆
承夏殷之盛用討不敬也弧弓也黃鉞金飾鉞也韋顧黎崇

皆國名也皆不敬天子之命湯文奉命征之恪敬也 至于參 互華夏京遷鎬

亳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
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亳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解嘲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
鎬京毛萇曰武土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

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 良曰周后稷至公劉遭夏亂去
邵之商一也至太王為戎狄所逼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

殷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也 遂自北而虎螭其

師革滅天邑蔡邕曰天邑天子邑也 善曰北面臣位也

虎如龍如豺如離徐廣曰離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肆
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濟曰湯武王自比而臣位用虎龍之

兵攻滅桀紂以升天子之位也螭龍也言其兵猛 是故誼
如虎威如龍也師兵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也

士華而不斁武稱未盡護有斬德不其然與蔡邕

曰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

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斬德恥於始伐也豈
不然乎 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

義士猶或非之銑曰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士以為華薄之事不為敦厚之道也武護同蔡注皆以臣伐君也不其然與猶豈亦猶於烏穆猗邠翕純皦絳亦蔡邕曰

清廟商頌曰猗歟那歟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翰曰此商頌周頌美殷周用樂於宗廟之中也於穆猗邠皆美也翕純皦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

嚴敬殷厚薦進宗尊帝天也言所以崇敬祖考厚進馨香尊配享於上天也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蔡邕曰對越在天

也鄭玄曰越於易亦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蔡邕曰

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五臣無耳字善曰言

行於篇籍

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明而不變言無殊功也銑曰誕大則明渝變也言大略有古之常道審言行於禮樂篇籍光其文藻明矧夫赫赫聖漢魏魏唐基派測其源乃

先乃虞育夏甄殷陶周蔡邕曰言測度漢本至唐乃

父毋模範也善曰揚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李注曰誕填為器曰甄陶向曰矧况也沂上也況我大漢以堯為基上測源流以至深遠乃孕育舜禹而作為殷周矣謂舜禹堯臣也契湯之先祖亦事堯也稷周之祖亦堯臣也故如

而成也甄謂以土燒器也然後宣二祖之重光龍衣四宗之緝熙蔡邕曰宣備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

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良曰

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蔡邕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向曰言天子神靈如日照天下仁風翔乎五臣海表威

靈行乎鬼區
蔡邕曰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覃

及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
微胡璫
五臣本
而不頤
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言皆

殺之微細者無不安而養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
之慝惡回邪瑣細頤養也

匪堯不興
蔡邕曰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子之道明登天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周易曰易

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
善曰言布聞

德在下之訓非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詩傳曰

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
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蔡邕曰言使日月星辰出入以其節入

道也
外運渾元內靈豪
五臣

星也使其出入躔次不出其道
性類循
五臣本

也渾元造化之氣
理品物咸亨其已
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

以其期云胸眺側匿盈縮之異也
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
善曰言漢之德能臣

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載地絃宇宙而章三光也
元
善曰言漢之德能臣

向曰經緯猶政治也三光日月
乃始虔鞿勞謙兢兢業業
善曰言漢之德能臣

星也使其出入躔次不出其道
成抑定不敢論制作
善曰言漢之德能臣

也渾元造化之氣
榮鏡宇宙尊亡與
善曰言漢之德能臣

也渾元造化之氣
成抑定不敢論制作
善曰言漢之德能臣

一日二日萬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向曰度
敬也鞏勞也言漢有此威德乃猶謹敬勞謙戒慎自貶其成
功之議自抑其安定之理不敢 至於遷正黜色賓監
論制作封禪之事言至謙也

之事煥揚寓內 蔡邕曰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
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

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
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

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
制作之事猶未章也 善曰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

改正朔易服色 銑曰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監
謂光武封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客禮之所以

敬視此二代之禮樂也則禮樂煥然 而禮官儒林屯用
盛揚於天下也監視也寓內天下也

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髮髯雖云優慎無乃蕙
死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 而進曰 蔡邕

而無禮則蕙 善曰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
游三年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

外有州牧侯伯 向曰言禮官既不能傳述帝道三公公
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也三事三公也寮官僉皆也 陛下

仰監唐典中述祖則 向曰高祖 俯蹈宗軌 銑曰俯下
帝封禪之軌則也 躬奉天經 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 良曰

博斯睦辨章之化洽 善曰尚書曰博叙九族九族既睦
曰博厚九族和睦上下 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

辨折章服其化已洽矣 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
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 濟

羣神之禮備 善曰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墜埋祭
山曰皮懸祭川曰浮沈 向曰此言祭天

地山川也肅 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蔡邕曰貌恭
祗皆敬也 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

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 銑曰來儀鳳也言感天子之

五經四十一

九

九

九

九

德乃與常鳥之族集
於闕下觀魏皆闕也
來應善曰廣雅曰麒麟
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外圍之中馴順也毛謂
獸也養獸之處曰圍
擾善曰騶虞也
也郭外曰郊此謂騶虞
也

肉角馴毛宗於外圍
蔡邕曰視明
禮修則麒麟
善曰廣雅曰麒麟
良曰肉角麟也乃與常獸之類順於
擾善曰騶虞也
也郭外曰郊此謂騶虞

於沼
蔡邕曰聽德知正則黃龍見
善曰禮記曰龜龍在
也郭外曰郊此謂騶虞

甘露宵零於豐草
蔡邕曰德至天子有至德則黃龍見
善曰禮記曰龜龍在
也郭外曰郊此謂騶虞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
蔡邕曰天子察內也
也林外曰桐郊外曰牧

日月邦畿卓榮方州洋溢
也林外曰桐郊外曰牧

乎要荒
朝曰日月之下邦畿之內奇異卓榮之瑞生於帝
也遠國昔有五臣本
也

姐有素雉朱鳥玄秬黃粳麥侯之事
善曰素雉白雉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
也

耳
善曰素雉白雉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
也

君臣動色左右相趨
善曰謂周之君臣喜悅其
也

畏承聿懷之福
善曰尚書曰嚴恭寅畏
也

龍靈文武貽燕
善曰左氏傳
也

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後昆良曰又益神靈於文武二王遺安後嗣覆以美盛之德也龍益貽遺宴安

辭也 向曰成王所以封禪者豈為其身而若然受之亦為專擅之辭也蓋以光祖考之德

宜勤恁 深而旅力以充厥道 向曰若如此受命之事漢

亦宜勤思陳力以受封禪之事以 啓恭館之金滕御東

序之秘寶以流其占 蔡邕曰恭館宗廟金滕之所在東

東序流演也雒書皆存二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

向曰啓開也恭館置金滕之所也金滕周公請命之書藏之

於賈緘之以全書云天球河圖在東序東序東廂也秘寶則

河圖也此二物皆可以占驗受命之事故開而進之以流傳

其口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 蔡邕曰亮信也章明也言河

之使視而行之 翰曰亮信章明哲智也言 孔繇先命聖

圖書者所以示信天命以明賢哲之道也

孚也 蔡邕曰絲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 濟曰孔

子之道先王教命聖人信而行之也孔謂孔子也繇

道孚 **體行德本正性也** 蔡邕曰體行正性習堯 逢吉

信也 **丁辰景命也** 蔡邕曰言逢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命也

此王者之 順命以創制 蔡邕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

明命也 因定以和神 蔡邕曰治定作樂以和人神 向曰

制 **靈之蕃頌 祉展放唐之明文** 善曰三靈天地人也春

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瑞尚書旋機鈐曰述堯治世 放唐之文 翰曰封禪者所以答天地人之多福廣帝堯之 明德矣三靈天地人也蕃多 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 祉福展廣也放唐謂堯也 於聖心 善曰允信也言此事體大式弘大信能寤寐次於 曰此事體大而信寤寐之 瞻前顧後 此五百本無 豈蔑 臣

作清廟憚勅天命五臣本蔡邕曰茂慙也善曰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尚

書曰勅天之命翰曰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光揚宗廟以開供業以示萬代豈復輕祖而難告天者乎

廟也憚難勅告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

七十有四人蔡邕曰戾至也善曰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又加之二漢

向曰伊惟也遂古上古也降下戾至爰於也此謂漢也有不

俾而假素罔光度五臣而遺章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之而尚假

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銑曰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而假勒素牒無大慶之端亦妄遺跡於

舊傳俾使罔無光今其如台良曰自封禪是時

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獨闕於此禮也

聖上固以五臣垂精游神苞舉藝文濟曰將脩封禪也屢

訪羣儒論五臣本咨故老翰曰訪問也俞然也咨謀也言天子然納封禪之事謀於

故老問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五臣本有臻焉蔡邕曰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

誼五臣本之林數以望元符之臻焉蔡邕曰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

曰肴骨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數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誼之叢數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曰洞酌彼行潦又曰肴覈惟

旅向曰斟酌飲也餽覈食也言與羣儒故老求道德之深源尋仁義之林數以望符瑞之至亦如飲食以求其醉飽也餽肉也覈木實也臻至也

既感羣后之

謹辭又采經五臣本五繇宙之碩慮矣蔡邕曰謹當也經常

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十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銑曰羣后百官

也謹正也悉盡也五繇卜辭也碩大也言感百官將緝五

本作伴萬嗣揚洪輝奮景炎蔡邕曰揚奮皆振布之意也善曰緝使也緝

與併古字通也翰曰俾使供大輝光奮振景明炎扇遺

盛也言將使萬世揚漢德之大光振大漢之明盛也風播芳烈

良曰扇動播久而愈五臣本新用而不竭

翰曰德利於人而人不厭故雖久汪汪乎不天之大律

而逾新也其德廣遠故不竭也其疇能且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濟曰汪汪深廣貌不大律法疇

誰曰終也言其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立大法其誰能知其深極之

理言不可測也良曰唐羨唐皇大也再言之美之甚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八

六

110X
21
5